

胡清和短篇小说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胡清和短篇小说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沈阳

胡清和短篇小说选

胡清和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字数：21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：10 1/4 插页：3

1983年8月第1版

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500

责任编辑：祝乃杰

责任校对：姚喜荣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08

定价：0.84元



胡清和

作者小传

胡清和，曾用笔名湖泊，安徽省休宁县人，共产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。解放前，毕业于徽州歙县师范学校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参加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，曾进军西南解放重庆。一九五一年参加人民志愿军，曾抗美援朝，在战争中立三等功。

一九五五年末，由部队转业至辽宁省本溪市人委机关工作。一九五六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一九五八年在《文学青年》发表短篇小说《并蒂莲》，引起读者注目。

一九六一年调本溪市文联工作。一九六三年在《鸭绿江》发表短篇小说《小白玫》。一九七九年以来，在各刊物上发表《姊妹子》《白荷花》《春兰》《秋菊》《山姑》《彩云姑娘》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《来自西半球的客人》，以及《女战俘》等中篇和短篇小说。《白荷花》《女战俘》颇受读者关注。《姊妹子》曾获《鸭绿江》文学创作奖。

一九八三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单行本《军魂曲》。

目 录

妹妹子.....	1
白荷花.....	24
同是天涯沦落人.....	73
来自西半球的客人.....	96
小白玫.....	128
并蒂莲.....	144
彩云姑娘.....	161
春 兰.....	179
秋 菊.....	189
山 姑.....	210
秀 珍.....	225
漩 涡.....	232
黎 明.....	244
幽幽山谷.....	248
秋雨淅淅沥沥.....	258
老金和他的妻子.....	271
一件棉军衣.....	275
中华儿女.....	278

文化教员·····	296
台湾行·····	303
兵·····	315
她·····	333

后 记

姝 妹 子

在闻名中外的黄山不远，有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县城。在那座山城里，有一个当地的最高学府——师范学校。名曰“最高学府”，实际是在一个大祠堂里摆了些书桌、板凳而已。这个“最高学府”是不久前由“师范学校”和“女子师范”合并成的。

这里的学生，多是些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。因为他们拿不起雪白的大米或金黄的稻子交学费，不能到普通中学与那些少爷小姐们同窗共读，才不得不背着行李卷儿，钻进这个“读师范、吃公粮”的学校，以便将来在社会上有个立锥之地，充当一名“孩子王”。

学校是如此这般寒酸，学生又是这般如此贫寒，自然，老师们也就不会阔气了，多是既贫寒又寒酸。尽管他们在当地的教育界中，大多数是属于名流教师，知识渊博，资历深厚，然而，他们没有人事关系，也不得不钻进这么个师范学校，拿那么点微薄的薪俸，做那些未来的老师的老师，充当未来的“孩子王”的“王”。

那时候，我就是在那个寒酸的学校里，做那么一名贫寒的学生。我从小是放牛的，念书是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，没有个连贯性和系统性，所以，我的数学功课很差，每逢考试只有靠“外援”才能交卷。

我虽然不喜欢那门数学课，但是，却很喜欢那位数学老师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教数学的王老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。他不到三十岁，穿一件灰布长衫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话语不多，和蔼可亲。他把那么厚的一本《范氏大代数》背得滚瓜烂熟，根本不需要看着书教课。他上课就站在黑板前，不停地给学生做示范演算，把那些枯燥无味的公式、定律，讲解得有板有眼，有腔有调，就象唱小曲儿一样，好听极了。

我听他的课，就象洋人听京戏一样，既听不懂又觉得好听，往往是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他“唱”。次数多了，我也就听腻了，两眼便望着教室前边吊着的那盏汽灯。

那盏汽灯很沉重，它是用一根棕绳穿过房梁垂吊下来的。绳子的另一头，是绑在我前排座的一位名叫艾姝妹女同学身旁的窗棂上。这种灯需要打足气，经过洋油汽化才能点燃。灯体足有二十多斤重，点燃后约有二百多支光，还发出“呼呼呼……”的响声。

一天，我正对那盏汽灯望得出神，王老师叫我的名字了，问我对他教的数学课有什么看法。我被问得脸热烘烘的，嗫嚅了一阵，便老老实实在地说：“老师，我听不懂。”

他用那双近视眼凝望着我说：“我知道你听不懂，但

为什么听不懂呀？”

我又老老实实在说出了自己数学基础很差的原因。

王老师听了，没有责怪我，只是沉默了许久，才说：“墙报上连载的那篇《红玫瑰》小说，是你写的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他说：“在学校合并之前，就听说过你了。看来，你是有点才气。不过，要用在正道上啊，不要写那些风花雪月。”

我听了，有些恼火，觉得他并没有理解我那篇大作的主题。我便振振有词地说：“老师，我写的是人类的博爱，生存的权利！”

他望我一眼，笑了笑说：“好吧，你以后可以在我的数学课看点其他书籍。”

我惊讶地望着他，不理解他是什么意思。

第二天，王老师来上数学课时，我当然不再看那盏汽灯了，也不敢看其他的书籍，还是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他“唱小曲”。

忽然，我前排座的那位艾妹妹女同学，从桌子底下给我塞来了一本书。我急忙接过来偷看了一眼。

啊，《一失足成千古恨》，是张恨水写的小说！

我很纳闷，这位还不熟悉的女同学，为什么给我看这么一本书呢？我翻开小说的扉页，书里的文字都被另一种纸遮盖住了，每页都贴着用工整而秀丽的小楷抄写的一篇文章！

这篇文章既没有题名，也没有作者名，开门见山就

说：

同志们！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，目的是要和
大家交换意见，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
系，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，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
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，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，
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。……

哎呀！这是什么文章？新鲜的名词，精辟的内容，它
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。我如饥似渴地读着，读着，直到
下课铃响了，我还没有把它读完。

那位女同学又偷偷地向我要书了。我很惋惜，不愿还
给她。她见我恋恋不舍的神情，便朝我莞尔一笑，一伸手
就把那本书抽走了。

下课以后，任凭我怎么央求，艾妹妹也不把那篇文章
借给我看。但是，每逢上数学课时，她就主动地把那篇文
章塞给我。而王老师也佯做不知，从来不干涉我们。等到
下课铃一响，艾妹妹又及时地把那篇文章要走。

就这样，我断断续续地读完了这篇文章。尽管我还没
有把它完全读懂、弄通，但是，它已经使我在精神上豁然
开朗，尤如一支雨后春笋，在阳光下破土、成长。

当然，我也知道阅读那篇文章，是一件既神秘而又危
险的事情。我必须绝对保密。

从此，我和艾妹妹接触多了，她常同我谈论起那篇文
章的内容。

有时，我和她一起到王老师的宿舍里去。王老师总是怀着既兴奋又谨慎的心情，请艾妹妹悄悄地给讲讲她家乡所发生的事情。艾妹妹也就压低了声音，大胆地抨击“国民政府”的弊病，称颂“那边”的德政。

我听了，觉得既新鲜又好奇，第一次懂得了在这样污秽的世界上，还另有一个美好的天地！

二

渐渐地，我很钦佩艾妹妹的政治见解，在钦佩之中便产生了爱慕之情。她的聪明和美丽，使得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她不注意时，用炽热的目光凝望着她。

她是一身农家姑娘打扮，褐红的土布裤子，浅蓝的土布上衣，脑后扎一条长辫，脑门梳一些刘海。她的脸白皙而红润，清秀而健康，她的眼睛黑白分明，水汪汪、亮晶晶的。眉毛黑而修长，睫毛长而浓密。鼻子挺拔而端庄，好似雕塑的一样。嘴唇线条鲜明而柔和，抿起来也给人一种甜蜜之感。

艾妹妹好象藏有反光镜似的，每次都能很快地发觉我有窥窃她的行为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她总是用一种不伤害我自尊心的目光，悄悄地瞥我一眼，及时地制止了我。

我在她那一瞥之下，就象做错了事一样，心里“怦怦”地跳，脸上火辣辣地烧。我迅速把目光移向别处，很笨拙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轻轻地吹起不成调的即兴口哨。

她见到我这般窘态，也禁不住嫣然一笑。

我想学艾妹妹那样，用工整的小楷把那篇文章抄写下来。

一天，我利用王老师上数学课的时间，磨砚台，铺纸张，要抄写文章。

不料，站在窗外窥探课堂纪律的训导主任，发现我不认真听课，便悄悄地走进教室来了。

训导主任是国民党县党部派来的，专门给学生讲《公民》课。他嘴里讲的是“三民主义”，干的是监视学生言行的勾当。他四十多岁，穿一身西服，深嵌着的眼睛，鹰勾似的鼻子，相貌严峻，待人苛刻。

训导主任走到我的身后，一把就抓去了那本书。他翻阅几下，象遇到了洪水猛兽一般，连眼睛都眯睁起来了。

训导主任厉声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张恨水的小说。”我伸手就去抢。

训导主任早有准备，左手握紧了那本书，往后一撤。抬起右手就给我一个耳光，打得我眼睛直冒火星。

他嚎叫起来了：“哪儿来的？”

我瞪起眼睛望着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艾妹妹也回转身来望着他，眼睛里射出了愤怒的光芒。

全教室的目光都盯住他，谁也不说话。

教室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好象空气也凝固了，有点火星就会爆炸。

训导主任虎视眈眈地望着每一个同学，似乎在扑捉猎物，又象寻找搏斗的对手。

“什么书啊？”

忽然，王老师在惊恐中镇静下来了。他从黑板前走过来，拿过训导主任手中的那本书，捧到自己的近视眼前看了一下书皮，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望着我。

“啊呀！你怎么看这个？……”

他举起手上的那本书，显得很生气地对全体同学宣布：“以后，你们谁在我的数学课看其他书籍，一律没收！”

他说着，就把那本书塞给艾妹妹说：“现在，就从这本书开始。你去把它烧掉！”

“哦。”艾妹妹敏捷地接过书，往教室外边跑去。

“不准烧！回来！回来！……”

训导主任急得叫着，喊着，要去追艾妹妹。

王老师伸开双臂，挡住他的去路，不以为然地劝说着：“咳，烧了算啦，一本风花雪月的小说，有什么可惜的？”

训导主任一愣，两眼瞪着王老师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什么风花雪月的小说？那是，那是……”

王老师不慌不忙地扶一下眼镜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把双手一摊，说：“不就是张恨水写的《一失足成千古恨》吗？”

“你呀！你呀！……”训导主任指着王老师的鼻梁，气得一跺脚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那是共匪的文章！你还蒙在鼓里哪！”

王老师一听，更显出十足的书呆子气，惊讶地问：

“哎呀！连张恨水也写那样的东西啦！”

训导主任在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推开王老师就往外跑。

王老师一把没有抓住他，也随后追了出去。

教室里顿时乱了营。

我们正吵吵嚷嚷的，艾妹妹回来了。同学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。我更是急切地望着她。

艾妹妹跑得气呼呼的。她只是瞥了我一眼，微微地点了点头，红扑扑的脸上露出了光彩的笑容。

训导主任和王老师也回来了。

训导主任劈头就问艾妹妹：“书呢？”

艾妹妹说：“烧了。”

训导主任瞪了她一眼，又问：“在哪儿烧的？”

艾妹妹说：“在伙房里。”

训导主任以怀疑的目光望着她说：“我去怎么没有看见？”

艾妹妹笑了：“那还不快呀，我把书扔进大灶里，一下就烧成灰了。”

训导主任又追问一句：“你说，那是什么书？”

艾妹妹眨巴眨巴眼睛，说：“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见呀。”

训导主任没有什么话可说了，又转过身对我吼起来：“你跟我走！”

由于王老师和艾妹妹的机智掩护，事态化险为夷了。我便毫不畏惧地顶撞起训导主任，说：“我跟你去做什

么？我要上课！”

训导主任还是很凶地说：“走！你不要上课了。”

他硬拽我，我不动弹，双方执拗地对峙着。

同学们嚷嚷起来了：“上课！上课！别耽误上课！……”

训导主任狠狠地瞪了大家一眼，又对我说：“下课后，你必须到训导室去。”

他说着，讪讪地走出了教室。

三

训导主任并没善罢甘休。我挨了一顿竹鞭之后，被关进一间“反省室”里。

“反省室”是专门禁闭有“越轨”思想的进步学生用的。它往往是蹲牢房的过渡。“反省室”和牢房之间，相隔虽远，实为咫尺。

在“反省”中，我坐在有两条长凳搭起的一块门板上，面墙而视。我想起来了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一条真理：

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至于所谓‘人类之爱’，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，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……

哼！什么“自由”呀，“平等”呀，“博爱”呀，统统见他鬼去吧！

训导主任把我禁闭了几天，没有得到他所需要的东

西。他仍不死心，又把我立案报到警察局去了。

晚上，忽然来了两个警察，把我从“反省室”里拖出来，带到教室里，站在同学们的面前。

同学们在上夜自习，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惊愕了，谁也没有作声。很快，教室的门窗外也围满了人。

房梁上悬吊着的汽灯“呼呼呼……”地响着，发出强烈的光亮。

训导主任就站在汽灯底下，要我交出“同案犯”。

我知道，这是我蹲牢房之前与同学们的最后一次见面，我即要离开这个寒酸的学校和贫寒的学友了。再见吧，同学们！

我默然地用深情的目光，从每一个同学的脸上掠过。只见他们的脸在惨白的灯光照耀下，有的惊恐，有的恍惚，有的焦急，有的愤怒。……

我的目光移到艾妹妹的脸上时，便情不自禁地停住了。啊，她的目光也正凝望着我呢！而且，她的目光不象往常那样制止我了，却是在鼓励着我。我也就大着胆子凝望着她。

炽热的目光在相视，热情的语言在交流。谁说人的眼睛不能说话呀？此处无声胜有声。她已经向我倾诉了她那丰富的感情，我也完全“听”懂了她那美好的心声。

忽然，她用目光示意我靠边站一站，我一下还没有理解她是什么意思。但是，我还是听从了她那无声的旨意，悄悄地把身体往右边挪了一下位置。

训导主任吼叫起来了：“说！还有谁？”